

57-報復

今晚我要報復。我已經等了二十五年，二十五年來，我心中充滿憎恨。今天晚上，我要報復了。

說實話，我不知道萊麗看中我什麼，大概是我的幽默感吧。我長得不英俊，沒什麼錢，聰明是有點兒，但沒有到可以炫耀的程度。

我當過兵，到過歐洲和太平洋，但沒有做過什麼了不起的事。

也許是我的幽默感，使我每個週末都能和漂亮妞兒約會。平常有空的時候，我身邊也不缺乏伴侶。女孩子們說，我很有趣。

我很喜歡笑，現在仍然如此。笑是全球語言，是連結各種族、各階級、各宗教的鏈子，也是最好的醫藥。

總之，也許我的笑吸引了萊麗。她本來可以隨心所欲挑男人的。萊麗可真是漂亮，一頭柔軟的頭髮，披在她雪白的肩膀上，一張大理石般的臉，修長纖細的指頭，指甲像珍珠一樣美麗，她活脫脫就是個女神。

我在一個舞會上認識她，當時我帶著女伴，萊麗是和另一個男士來的。結果離開時，我是和萊麗一起走的。

訂婚三個月後，戴維森走進我們的生活。說得更確切些，他是「跛」進的。他的腳中了納粹的霰彈，戴著紫星勳章，英俊整潔的臉上，蓄著八字鬍。

他聰明、狡黠。

星期天上午在教堂，他第一次接近我們。牧師布完道，唱完詩歌後，他向我們做了自我介紹，說是新來此地，並且邀請我們第二天到他家吃晚飯。我立刻感覺不妙。但是，在教堂裏，我能說什麼呢？尤其是萊麗，表現得非常熱情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們到他家，只有我們三個人，沒有其他女孩。

戴維森的意圖非常明顯。他長得很英俊，充滿活力，對萊麗一見鍾情。我想裝出一副寬宏大度的樣子，但是，沒有用，事情的發展就像是我不在場一樣。

萊麗非常高興。戴維森雖然不比我有錢，但是，他想辦法在桌子上擺出我沒有吃過的食物，和從沒聽說過的酒。恐懼和憎恨交織在我胸中，幾乎把我悶死。我吃不下飯，而萊麗則吃得興高采烈，完全忘記了我這個未婚夫。

飯後不久，我們就告辭了，因為第二天我得上班，我說我需要早點休息。戴維森說，如果萊麗想多坐一會兒的話，回頭他可以送她回家。她看看我，眼睛裏很明顯已經同意了。我很不高興地說：「這不好。」拉著她離開了。

兩天後，她又和他一起吃晚飯，並沒有邀請我，我的嫉妒開始變成憎恨。

那個週末，萊麗藉口說頭疼，取消了和我的約會。晚些時候，我打電話給她，看看她頭疼是否好些，結果發現她不在家。

我說過，我喜歡開朗的大笑。幾個星期後，他們一起來看我，萊麗還給我訂婚戒指，並告訴我，她就要和戴維森結婚了，這時，我勉強大笑一聲，告訴他們我毫不介意，並且與戴維森熱烈握手，問他們要我做什麼。

戴維森說，他在這裏人生地不熟，我是他唯一的朋友，所以能不能——我咽下心中的憤怒，接受了戴維森給我的「榮譽」。下一星期，當他和萊麗結婚時，我站在他身邊，成為他的伴郎。結婚儀式上，我一直笑容可掬，給他遞戒指，吻他的新

娘，而實際上，我的心幾乎要爆炸了。

婚宴非常豐盛可口，那是戴維森親自選擇的菜。就在我看見萊麗咯咯笑著咬一口戴維森遞給她的蛋糕時，我心中產生了一個念頭，一個非常聰明的念頭。

我要報復，戴維森偷走她，偷走萊麗，我的萊麗，我要報復！

當我向快樂的新婚夫婦扔米粒時，我的笑聲是非常真誠的，我笑著看他們走下我們相逢時的教堂臺階，進入汽車，開走了。

是的，我已經報復了，只是——

今晚，就是今晚。

多年來，我一直和他們交往，現在我是他們的朋友，他們家的常客。每當他們邀我吃飯時，我就帶著蛋糕和巧克力，作為禮物。

我很關心萊麗，鼓勵她吃，眼看我報復的種子，發芽、成長、開花、結果。

今晚，就是今晚，時機已經成熟了。

我探過身，拍拍戴維森的肩膀，他抬起臉，滿臉皺紋，一頭白髮。我指指坐在房間對面的萊麗。她現在身體圓乎乎的，有兩百多磅重，皮膚軟塌塌的，面孔又紅又粗，雙手粗糙，有許多裂縫——我放聲大笑——然後，我輕聲問：「你想不到她會變成一個汽油桶吧？」

戴維森瞪著我，他又妒又恨又悔，他知道我太太嬌小玲瓏，年輕美艷。

----- (完)